

陈文烛督学四川兴学严教考[※]

◎ 杨 钊

【摘要】 陈文烛曾于万历甲戌至丁丑作四川学政副使，督学蜀中4年。陈文烛衡文品士，兴学严教，雅正文体，倡导儒学；宣扬教化，旌扬古今忠义之士，或整理蜀中先贤典籍，或培修巴蜀文化遗迹，弘扬地方文化；与昭代蜀中文人谈诗论道，品藻游艺，情谊深厚。

【关键词】 陈文烛；督学；衡文；兴学

【中图分类号】 K24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3)08-0021-6

陈文烛(1535-1594)，字玉叔，号五岳山人，湖北沔阳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授大理寺评事，历官淮安知府，累迁南京大理寺卿，甲戌二年正月升为四川提学副使，丁丑十一月升为山东左参政，忧归。癸未二月复除起任为四川左参政，十二月升为福建按察使，官至南京大理寺卿。博学工诗，著有《二酉园集》，文集十四卷、诗集十二卷、续集二十三卷^①。

陈文烛曾两次为政四川，《湖广通志》记载陈文烛以其才知和德行迁任四川副学政曰：“嘉靖乙丑进士，授大理评事，时七子有时名，意不可一世，文烛雁行其间，不少让出为淮安守，以治行迁四川学使。”^①《四川通志》称美陈文烛为政蜀

中之功曰：“万历三年以副使督四川学校，表彰先达，振起后进。惟日不足，公余复追寻名胜，访问往迹，题咏记述，几遍蜀中山川。后三任监司，大著恩惠，蜀士民感之。”^②陈文烛《入蜀》曰：“遥指西南隅，文翁教化主。遗化至今存，从来比齐鲁。执手尔勿辞，千秋堪踵武。浣花有草堂，当年留杜甫。辞赋本惊人，襄城况吾土。风流真我师，到时应吊古。”^②此诗是作者入蜀督学时所作，从中可见其心情和想法，首先是踵武文翁化蜀之功，选拔人才，表彰先达，振起后进，风化一隅；其次承袭杜甫的风流，行吟山水，诗文与巴蜀山水相映。陈文烛视学四川，兴学造士，整理蜀中典籍，培修巴蜀文化遗迹，与蜀中文士品藻论道，对蜀中

① 关于陈文烛生卒年及著述，可参刘烈学《陈文烛〈二酉园集〉》（《图书情报论坛》2003年第2期，第63-65页），其诗文集，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39册有录《二酉园集》。

② 陈文烛《二酉园诗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第243页。本文所引用的陈文烛诗文，皆出于此，后文不再一一做注。

※ 本文为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2012年重点资助课题“《全蜀艺文志》研究”（川教函[2012]36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杨 钊，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重庆文理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四川 成都 610068。

文化的发展多有贡献。

《明史·儒林传》曰：“粤自司马迁、班固创述《儒林》，著汉兴诸儒修明经艺之由，朝廷广厉学官之路，与一代政治相表里。……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当干戈抢攘之时，所至征召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焕乎成一代之宏规。”^[3]陈文烛视学蜀中之际，适逢明神宗秉政，上承前朝，重教兴学，崇儒右文，加意学校，械朴作人。陈文烛《叙州府建学碑》欣欣然论列曰：“我国家郡邑建学二百年，涵儒道化。今上中兴，留意治本，又用辅臣之议，将宪臣玺书更新，毅然三代之上，即蜀在一隅，尊崇孔氏，人文丕变，几于西南齐鲁矣。”明万历三年，大学士张居正上疏论兴学之用，申明“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礼记·学记》）之意，书入，圣主俞允，玺书颁布天下，“申明功令，广励学官，期复祖宗之旧云耳”。《礼记·学记》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莫先于学也。”^[4]国家兴学极其重要，涵儒道化，“教化汪濊”（陈文烛《东乡县修学碑》），严师、尊道、敬学相互联系。

（一）兴学严教，涵儒道化

“书院者，其吾党讲学明道之肆乎。”（《石鼓书院志序》）庙学、书院，作为士子习道之处，与君子明道、参德、讲学相联系，《后汉书·鲁丕传》：“学官传五帝之道，修先王礼乐教化之处。”^[5]陈文烛督学四川，广厉学官，修明掌故，崇师重道，对各地修学给予高度的肯定和支持，并题词勒铭，表达其训经隆教、重仁袭义的思想。

什邡县庙学工始万历四年九月，成于五年二月，知县主其事，邑之多慕义捐财者，不费帑金，庙学规模宏大。陈文烛认为地方为政者主修葺事，自己身为督学的责任是“崇厥道而新之者，吾党事也”，因此就此鸿休之事而论孔子之道，修学之举，即隆礼敬德之举：“庙者貌也，先王饰貌以隆礼，将以报德也。”而诸生当如汉儒潜心大业，“钻厉而治六经”，传承孔子之道也（《什邡县休

学碑》）。

处夔州万山间的东乡县，迁其山郭中的旧学于县城，陈文烛“试士至夔，与夔守南海郭君斐议之得迁云”，再试于夔则学成，于是作《东乡县修学碑》，“将偏告巴蜀”，使士子明白兴学的重要：

“士明经修行，而本诸身教。”并且蜀中士子更需明白，重学兴教为蜀地传统：“嗟乎，蜀自三代以还，如汉文翁作讲堂，画仲尼七十二子像，后高朕作周公礼殿图，号西南齐鲁。太史新都杨公慎以为后世学宫之设，盖仿诸蜀云。”

作为蜀之名郡的保宁府，其旧学规模宏达，隆庆庚午，参政杨吉守阆时新庙学；万历甲戌，陈文烛督学三试阆州，徘徊于庙学，而与诸生论学，慨叹杨吉兴学之伟绩；万历甲申，陈文烛以参政分守川北，有感于保宁府学宫之变，而作《保宁府重修庙学碑》，“以孔门学术与阆故事”而训迪诸生。孔子之道主忠信，而过勿惮改，日省乎身；而阆州古有如鼂皃侯之“功而忠”者，有如杜子美“文而忠”者，这些先贤，“创业死难谪居流寓，所遭遇不同，使得圣人为之依归，可列于政事、文学之科，阆人祀千载，血食与孔庙等，二三子求此心之忠耳，出而效用，何患不古人若也，好勇可改也，货殖可改也，所当新者独学宫哉”。

（二）衡文品士，雅正文体，倡导儒学

陈文烛《品士录序》曰：“万历甲戌，予奉命董蜀学事，是年入蜀，秋试于北，冬试于南，明年乙亥春试于东，夏试于西，及期而周，再试如初。”督学期间，陈文烛按例在蜀中各州县进行试士，在品士之外，还对文武士子多有谆谆训诫，如《武举录后序》曰：“自烛奉命董蜀学政，圣天子用辅臣言，将玺书更布天下，中惓惓训迪武士，烛得合文武士兵而并教之。”在万历丙子年，陈文烛应约先后撰写《四川乡试同年录序》、《四川武举同年录序》、《武举录后序》、《品士录序》等，表达其基于职责的兴教观念：雅正文体，倡导儒学。

《品士录序》是为万历丙子年文试诸生的训迪之言，“圣天子广厉学官，思正文体。余所录士，大都文达意耳，意称物耳，期从先进而塞明诏”。

盛明弘、德以前之文，质而不俚；嘉、隆以后之文，华而渐靡，时代使然也，故视学的陈文烛自觉地担当起雅正文体之任，蜀中自古多文章之家，陈子昂矫正陈、隋之士为文浮躁之弊，苏轼力纠嘉佑之士为文奇诡之偏，“因二先生以风蜀，因蜀以风海内”，或则这亦是陈文烛督学的责任和理想。如陈文评价与其以文行相砥砺、先后视学三秦八闽之地的王敬美曰：“所颁功令，惓惓于文体之正，复梓所取异等以训诸士。”文章与世道、文人人品相系，王敬美所选诸生制义之文为“典雅纯粹”，堪称教化典范（《八闽式士录序》）。陈文烛评价遂宁陈讲宇亦曰：“视学燕晋，雅正文体，郁然为海内儒宗。”（《中川选集序》）

自古太平之盛世，盖文武并用。万历丙子年，蜀中陈文烛主乡试，何侍御主武举，同年文武诸生皆有同年录，陈文烛应约而题词。陈文烛对文士撰写同年录的目的是“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所求乎朋友”予以反驳，认为如是的目的应该是展示儒家礼义之道，“余闻长幼之节等，诸君臣之义，洙泗之间，断断如也”（《四川乡试同年录序》）。而对武举同年更多的是祝愿，让其明白用兵之道当有儒家的礼让品行，由是，“同情相成，同好相趋，同病相救，则无甲兵而胜也，无充机而攻也，无沟壑而相守也”（《四川武举同年录序》）。《武举录后序》训迪中武举者士子，需懂得“丈人行师之道”，非徒善战善射，当明白“正与不正之辨”：“诸士咏吉甫烝民物则之诗，而味孔明淡泊明志之语，则人心不自有真乎，得其心而艺必可用也，言必可行也，师无不吉也，庶几哉，古名将争烈矣。”

二

四川自汉始为人文荟萃之地，陈文烛对蜀中文化的灿烂和名士迭起给予高度的评价：“往奉玺书入蜀，而知蜀之多才也。”（《送花先生之内江

序》）陈文烛奉玺宣教，按例旌扬古今忠义之士，于是自觉地担当起整理蜀中先贤典籍、培修巴蜀文化遗迹等责任，弘扬地方文化，彰显圣朝教化。如对宋代“直声动天下”的洪雅人田锡，陈文烛奉玺课士于嘉州，刻公遗草，下新祠之檄，祠成而撰写《宋谏议田公祠碑》碑文，以“励忠臣于永世”。陈文烛《礼部尚书李公祠堂记》是有感于富顺“仕而贤”的李方家族，自正统至万历，贤能者先后相继，人品、政声、学识堪称表率，撰文的目的是“可以风蜀矣”。

（一）对蜀中三处杜甫草堂的培修和题记

陈文烛督学四川，评杜甫曰：“老杜高名日月浮。”（《同李修撰高大行饮浣花草堂》）并对蜀中三处培修后的杜甫草堂题记，先后有《建杜工部浣花草亭记》、《重修瀼西草堂记》、《牛头山工部草堂记》，记载草堂培修事迹，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并且表达出作者徘徊杜甫遗迹地的喟叹。《重修瀼西草堂记》曰：“万历改元，夔州郭君棐访遗址，檄奉节令罗绣藻新祠事，肖先生像，太守能文章，有记述，而又请予碑焉。余奉天子玺书，宣教化，例得旌扬古今忠义之士。徘徊祠下，不觉泫然也。”^①陈文烛《怀杜亭记》叙及牛头山草堂记的修建曰：“万历甲戌，不佞奉命督蜀学政，三试梓州，徘徊牛山者三，询亭旧基，在寺之后，命张刺史创为工部草堂而记之。海内通志移书嘉焉，谓兢兢卫道，匪徒重词人尔也。”在文中，陈文烛明确地表达，对草堂等蜀中文化遗迹培修和题记，是基于其视学的职责，奉玺书而宣教化的卫道之举也。

陈文烛视学期间事关杜甫的诗文，对杜甫的评价是多方面的。

陈文烛《陈双溪拟陶杜诗序》曰：“自昔言诗之达者必曰陶潜，诗之圣者必曰杜甫，晋唐以来不易云。余窃谓两公用世之志，易地则皆然，故荆轲之咏，稷契之许，识者概其品流而感士之不遇，叹

① 陈文烛《二酉园文集》卷9。又仇兆鳌《杜诗详注》卷25注引《重修瀼西草堂记》，文有小异，且为节文，引文后有注释曰：“万历年间，陈公文烛督学四川，记少陵草堂者凡三处。……陈公皆为之记。”（中华书局1979本，第2253页）

垂老、无家，又何同也。……夫陶潜之诗，遣驰竞而祛鄙吝；杜之诗，薄风雅而该沈宋，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非达而圣者能之乎。”认为杜甫为“诗之圣”者在于其品行端正，且皆有用世之心，并且诗歌上乘三百篇风雅之旨，格律精工。陈文烛《游杜工部草堂》曰：“驱车出郭外，来泛浣花溪。青郊缘江路，乃在成都西。孤舟系水槛，上有杜甫祠。振衣一下拜，思君会乱离。兵戈正满眼，卜居聊茅茨。严武怜才者，而有草堂贲。故人况高适，细酌哦新诗。苍松带幽色，寒林半成桤。忠贞贯草木，不减初移时。数椽未零落，千载谁心期。”描写作者心怀虔诚，祭拜浣花溪畔杜甫祠，有感于杜甫遭遇乱离，流落成都，幸遇友人相助；尽管生活贫寒与艰辛，但杜甫忠贞品行依旧，使千载之后的人兴起。

当然，陈文烛更多的是基于其视学的身份，对杜甫的学识、人品、气节的称美。如《建杜工部浣花草亭记》慨叹“后世奈何以诗人之雄概子美哉”，杜甫于后世，更多的是当体会其忠义之心：

“风月之夕，则榿林翠竹，作鸟鸟声，如垂老之别，无家之叹，忠臣义士闻者，泪不可禁。……方其茅屋为风所破，叹曰：安得大广厦，更被天下寒，真壮士哉，可以许稷契矣。”《重修灊西草堂记》感叹杜甫节义高尚，忠君忧国，堪称今日士子的楷模：“而史称先生挺节不污，所为诗歌善陈时事，千彙万状，兼而有之，忠君忧国，每饭不忘。”《牛头山工部草堂记》亦曰：“嗟乎，公遭禄山之变，飘零于蜀，或自绵而梓，或自阆而梓，坎廪之状，千载流涕，而诵其诗者，兴忠君爱国之思。”

（二）对杨慎著述的整理和评价

陈文烛为政四川期间，对圣朝蜀中前修“博雅直节”（《明诗纪事·丁签序》）^{〔6〕}的杨慎极为敬重，先后梓刻杨慎年谱和刊布杨慎文集，并有题序，有《杨升庵太史年谱序》、《杨升庵先生全集

序》。

陈文烛两篇序文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据王文才先生《杨慎学谱》的考证，传世的杨慎年谱有简绍芳、程封、孙祺三人所写，其中以简绍芳本为佳^{〔7〕}。《杨升庵太史年谱序》曰：“杨用修先生没十八年矣，余过新都，收其遗书，十财一二也。偶得先生年谱于友人朱秉器，乃简子绍芳所次，年谱例编年，而此直书。往简子布衣游滇，先生见其诗，结交驩甚，大都实录云。先生从子行人以义刻传，而属予叙。”此段记载刻谱的时间是万历丙子年，时督学四川的陈文烛为之题序，而作谱者是在滇云与杨慎“结交驩甚”的简绍芳，故其年谱的记载堪称史书之“实录”。《杨升庵先生全集序》记载万历蜀刻杨慎文集本的流传刊刻情况，其中特别记载：“蔡公因里中宪使费公，寓书不佞叙焉，以督学西蜀时，曾与谋刻。”陈文烛督学四川就开始谋划刊刻杨慎文集，至万历十年才最终完成这一弘扬巴蜀文化的盛举。

基于视学的身份，陈文烛《杨升庵太史年谱序》对杨慎的遭遇鸣不平，对杨慎在逆境中的斐然成就给予高度的赞美：“余览兹谱，盖不知涕沾襟云。先生敏慧天授，又世掌中秘，假之岁月，广厦细毡，从容启沃，无论勲业，式穀厥考，即国家典章之盛，当润色而还之古。乃使延搜穷探之志，极于深山断碑之间，扬摧往邃，弹射诸家，约其著作四百余种，斯足盖代矣。”更称赞杨慎才识上乘蜀中扬子云，“风节”则过之，故“虽百世可知也”。陈文烛《过新都怀杨用修学士》二首为缅怀杨慎之作：“思君供奉三朝远，老去滇南竟不还。金马碧鸡□^①览遍，石渠天禄梦魂牵。韦家世业非偶然，贾傅湘潭更可怜。我亦铁楼楼上客，诗筒郡得到蓬然^②。”“高远荒草不胜情，词客何缘共结盟。环召已停巴子国，彩笔犹动锦官城。遗书万卷无封禅，□^③疏千秋有令名。纵似子云甘寂寞，赏

① 原文字迹不清。

② 此句原诗自注曰：“铁楼乃张愈光读书处。”

③ 原文字迹不清。

玄宁独是桓生。”诗中既表达出对杨慎才华和气节的称美，亦对其不幸遭遇的同情。

基于文士的身份，陈文烛《杨升庵先生全集序》，首先是引用同时代的士大夫之评赞叹杨慎为“昭代博学”者：“至海内名流，若宝应朱子价，谓其即事称奇，朗彻千古；亳州薛君采谓其穷极词章之绮丽，牢笼载籍之菁华；永昌张愈光谓其立朝去国，弘业葆贞；……即诸家品，而用修之博可知也。”其次论及杨慎各类文体的特点和承袭关系：“窃谓赋祖枚马，而《戎旅》《药市》，则崔之《幽征》、张之《白羽》也；……《垂柳》《流萤》七言古之佳者，照邻《古意》之间，《明河》似之矣；近体多深沉之思，《春兴》八首，其夔州以后诗乎；绝句极风人之致，《滇海十二曲》，其《横江》客中行乎！此用修大较也。”陈文烛《近譬轩稿序》评价明代蜀中硕学之士谢少安，其诗之音节婉丽，阐扬风教，期以明道，特别是其参政南中，“值杨用修谪居，相与切劘，其学日益，其才日达，其言术可以一家目之者”，由此可见杨慎对蜀中后学的影响。

三

陈文烛视学期间，与蜀中昭代士人如陈以勤、陈于韶父子、任瀚、熊过等谈诗论道，品藻游艺，其中尤其与“以功业显”而诗多“慨忼奋厉之气”的张佳胤交游深厚^[8]。

盛明蜀中名臣陈以勤，以道德文章，光重两朝，隆庆年间，“狷介自喜”、“性尤澹约”的陈以勤不愿卷入内阁大臣之间的权力之争，归隐故里（张佳胤《文端陈公行状》）^①。陈文烛曾两次到青居拜访陈以勤，夙承至教，《祭南充陈相公文》既称美先生为相时有“都俞昌言、同寅协恭之谊”，更崇敬先生能够激流勇退：“先生受知穆庙，窥见其微，奉身而退，虽爱天下之心，甚于一身，而自爱其身，始可及于天下，易退者，节难完者，名有出于彝常钟鼎之外，百世之后闻者，莫不

兴起”。陈以勤之子陈于韶与陈文烛更多的是文章道义之交，陈文烛评陈于韶诗力拨明诗“株守往哲，徒工学步”之弊，能够“合辙而独造”（《卧云楼诗序》）。

陈文烛曾与“嘉靖八才子”的蜀中学人任瀚在嘉陵江边谈诗论道，《秦苑吟编后序》曰：“任司直少海先生题（中丞曾公）为《秦苑吟编》，余过南充，任先生诵公诗，评其在建安六七子间，犁然有当于心。”陈文烛从四川转任福建按察使，任瀚有《送五岳陳公升福建按察使序》相送，评价陈文烛为“殆郢、鄂、湘、汉间奇崛士也”，其视学蜀中政绩亦多，“又僻好山水，履齿所躐半天下，至其提衡横校，分部方隅，先后政绩，多在蜀”^[9]。

张佳胤，“道学、勋业、辞赋、文章收前喆之难兼，而成一人之独诣”（《屠隆《张居来先生集序》）。陈文烛入蜀督学之初，张佳胤对其给予厚望，以诗相赠，诗中既自豪于蜀中自汉以来的人才辈出，更多的是祈望陈玉叔视学巴蜀，不仅是奉公守法之“循良”，更能严教兴学，使蜀学再放光彩：“汉庭一授相如节，星象双垂益部光。经术异时看列传，君名岂但是循良。”（《陈玉叔以淮安太守入覲遂擢四川督学副宪》）“风散琴台传木铎，经横石室拥皋比。人言礼殿千年后，齐鲁西南又一时。”（《陈学宪入蜀柬之（陈郢中人也）》）张佳胤《职方题稿序》曰：“五岳君者，守淮阳，以循良高第迁益州学使，不半岁而文翁之颂，彻于远迹”。张佳胤《送陈玉叔学宪转漕运大参十首兼呈若翁宪卿年丈》（其四）曰：“三载衡文见国工，西南邹鲁此时风，应知杨、马非天授，化蜀何人第一功。”此诗总结陈文烛督学三载，其功上乘文翁化蜀，使巴蜀成为西南邹鲁，文化发达，俊才辈出。

陈玉叔到合阳考评士子，张佳胤以《陈玉叔校士合阳却赠》诗相赠：“再见蜀中逢李杜，可知门下有王杨。同时若得承清问，献纳看君达建章。”蜀中自古自古地杰人灵，有奇才异士，当然

① 张佳胤《居来先生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565页。本文所引用的张佳胤诗文，皆出于此书，后文不再一一做注。

张佳胤希望陈玉叔更需象文翁化蜀一样，清审详问，举荐俊才，培育一方文化。陈文烛有《酬张肖甫中丞见赠之作》回赠：“匹马渝州路更西，陌头芳草更萋萋。蓴鲈秋思聊阡陌，花鸟春深好杖藜。书著龙门寻旧隐，名高麟阁待新题。美人咫尺还烟水，缭绕用原日欲低。”既有对朋友的相思，亦有勉励。二人曾有同游合川钓鱼城之约，张氏因事不能赴约，陈文烛《登合州钓鱼城读唐石头和尚草庵歌兼寄张中丞肖甫》曰：“千仞峰峦倚杖登，宋元往事感偏增。钓鱼绝顶仙人迹，驱马中原国士能^①。南渡江山逢圣主，东林烟月付高僧。披云无限悲歌意，把酒何缘问季鹰。”张佳胤《陈宪学约游钓鱼城余以它事未赴承枉篇什赋此答谢》是想象友人陈玉叔游览钓鱼城之作：“大江东指钓鱼城，使者乘舟自在行。壁垒尚容天地色，山川不尽古今情。台留屐迹参差见，云受松门次第生。如此胜游难授简，野人虚负挂冠名。”^②诗风不乏豪迈之情，末尾诗句警醒，有感于历史上的民族气节和英雄壮举，游览历史遗迹，无需以虚浮之词抒情，更不能矫情地作挂冠隐居之想。是赞美，更是共

勉。

王世贞与陈文烛父子二人交谊深厚，如曾撰写《亚中大夫山西提刑按察副使苏山陈公墓表》，先后两次为陈文烛诗文题序《五岳山人前集序》、《二酉园集序》。对陈文烛视学蜀中评价亦高，如《陈玉叔书》曰：“蜀地固多文士，如相如、子云、王、李、大小苏，近时用修、少海辈，雅已彬彬作者，后进得公，一陶铸勃兴之士，当不复让数君也。……公秉铎全蜀，绍明文翁之业，而光大之。”^[10]《夫子杏坛图后》曰：“大廷尉陈公玉叔，宝藏其父宪使公所貽夫子杏坛图，出入必奉，以偕至蜀，而教铎所振，与文翁相后先，此图出，则石室弟子皆披靡矣。”文中对陈文烛的文学成就之评或有赞誉过甚之嫌，但是指出陈文烛视学蜀中，能够绍明汉文翁之业，而发扬光大。时人胡应麟对陈文烛视学蜀中阐明地方教化，亦不乏赞美之词，《寄陳玉叔十韵》曰：“朱衣群吏谒，彩笔众僚惊。赋属扬雄和，诗从杜甫评，支机有片石，一为问君平。”^[11]

【参考文献】

- [1] 湖廣通志[M]. 文渊阁四库全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 [2] 四川通志[M]. 文渊阁四库全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 [3] 明史[M]. 中华书局, 1966. 7221.
- [4] 礼记正义[M]. 十三经注疏. 中华书局, 1980. 1525.
- [5] 后汉书[M]. 中华书局, 1965. 883-884.
- [6] 陈田. 明诗纪事[M]. 王云五. 万有文库[Z]. 商务印书馆, 1936. 1.
- [7] 王文才. 杨慎学谱[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1-3.
- [8] 朱彝尊. 静志居诗话[M].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392.
- [9] 黄宗羲. 明文海[M]. 中华书局, 1987. 3023.
- [10] 王世贞. 弇州续稿[M]. 文渊阁四库全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 [11] 胡应麟. 少室山房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责任编辑 邹一清)

① 原诗自注曰：“时王公坚张公瑛以死守。”

② 诗见《居来先生集》卷18。关于张佳胤陈文烛合阳同游之约的相关情况，参见张春林《明“五岳山人”诗碑、“铜梁山人”诗碑考——兼与张森楷先生商榷》（《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